三戌叢譚

三戌叢譚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楊龜山曰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是豪杰之士因科舉以進耳近日　主上用人意欲不盡繇科舉而柄國者程策謂甚大亂定大艱若忠肅文成者流率皆科目中人辟舉百未當其一何也格定則廟堂之上注聽覩於此即州庠黨序之下聚志氣於此其不材者羣而不能肖其

摹而肖者則材已舉天下之才而閉門造軌於其間矣其然豈其然乎

龜山曰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皆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耻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攻無益之習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徼幸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范公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于有無出身人銜上帶左右

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此言甚偉今已牢不可破以　本朝資廕日卑欲如宋韓持國輩執政亦不可得耳今當立法應資廕者不許科舉亦不許讓與他人而官之陞轉與進士一體方可行也

西學方盛行于世其大端以格物為宗頗有細

心可以輔翼聖教至其本論則粗淺甚矣至所奉事者爲天主猶婆羅門奉天之說至曰天主初造天地并造無數天神置之天上以爲侍衛其享永福其閒有一神首傲叛主從之者幾半主遂盡貶爲魔驅之幽獄嗣是制生萬民約期升之天國以備補神之缺仍令享神福也如此則魔苟不叛民亦不生矣何不生神而又生民待其自補耶天可貶叛者魔亦安敢叛之耶又

謂天主有三第一位罷德肋第二位費賂第三位斯多利三多此三世三清之踵習也又謂教主爲耶蘇以釘釘死街市此猶謂世難不足論也尊其母瑪利雅爲聖母而謂欲禱求者必假母以通之此九際祈夢必先白鷄祭靈官之說也要悠繆甚矣及謂死而復生生而屍空此踵道家尸解之說耳

浦口城南京倉儲所在未有能復之至萬曆末

石郎中應嵩奮然任之今流寇數至城下不能尅此關係根本不小天下事不可不猛爲之也石君竟以瘁死未沾卹典今當有爲言之者矣

司馬承禎曰學道者宜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低低則陰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元陽

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傷生修養之漸倘不
法此非安處之道術也吾所居室四遍皆牕戶
遇風闔風息開吾所居坐前簾後屏太明則下
簾以和其内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内以
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此至言也
可以永則

今科第稱金榜題名其語亦自有所本河東記
載博陵崔元暐曾孫照太和八年九月中因熱

疾死冥王追去至判官所有一大樓入門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間富貴人將相姓名列金榜將相以下悉列銀榜叓有長鐵榜列州縣府屬姓名

楊太眞外傳載安祿山進三百事管色皆以媚玉爲之令不祥媚玉何物

楊玉環于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令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

度爲女道士號太眞往內太眞宮天寳四載七月冊爲貴妃是時玉環已非當年矣玄宗能自開元二十八年忍按至天寳四載終不能自制以喪名破國惜哉

唐玄宗晩年辟穀服氣雙雀下知化期卽沐浴而逝元始孔昇眞人定不虛也仙籍下降酒色之過至于亾國尚得還眞末後修持豈不吃緊

宋時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已凡一朝大政事

大號令大叓革大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與　本朝不同

每於遠道得家書怦怦特甚始信楊敬仲之言曰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信乎

本朝之制雖依宋為多而大叚取法于隋如官制大小之官悉繇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叅隋法也

梁侯景之亂衡州刺史韋粲至廬陵聞亂簡閱

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粲聞景巳渡江以問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勑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以杯抵地曰賊巳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遲年虜屢犯陵京勤王者每反以得罪後至者無罰柄入倒置雖失人心然忠臣烈士九死不悔中庸者多當人書此事于紳以爲師保

唐德宗藉李晟渾瑊之力恢復京師閒日輒宴勲臣所以復得安平後之人君背面忘却矣何以永存乎

宋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陳東陳東至綱已去甫十日斬東用舍如此得身免梁元江陵之禍幸矣

元時紅巾猶漢之黃巾也然北宋兩河陷民相聚爲紅巾又在前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亂團結壯丁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城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迺率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之迺定張牓責楊淵棄城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嘆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卽散遺民兵徒步歸薌城爲布衣之時卽建奇功仍

以科舉得官又爲忠節之冠古今如公無兩也

唐時始以宮商角徵羽分入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而無調平聲羽七調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羽平調第三運南呂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調雖去中呂調七運如車輪轉却中呂一運聲也上聲角七調第一運越運調第二運大食角調第三運高大食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食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

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宫調去聲宫七調第一運正宫調第二運高宫調第三運中吕宫調第四運道宫調第五運南吕宫調第六運仙吕宫調第七運黄鐘宫調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食調第三運高大食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食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調至今樂府所用猶此法也

宋初王溥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二歲拜

相四十二歲以一品罷相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此亦人生得意事矣惜事兩朝面無顏色耳使于四十左右殉周社稷其人便全福矣

文丞相天祥對虜言爺之不死以德祐有弟老母在廣此時自合置家夾雜不得使德祐無弟而老母在廣可不死耶此之謂失言

唐時最輕國子祭酒每以授軍吏宋時最輕太子宮寮每以授雜流新進　本朝更制極是

本朝大事朔望御殿平日御門便殿唯講讀文
華召對武文華武平臺武門　祖宗朝間御武
英耳宋時冬至歲朝賀節大禮奏請大禮奏請
致齋則御大慶上壽賜宴朔望叅賀祥瑞勝捷
則御紫宸殿試唱名則御集英六叅官起居聽
麻宣布則御文德召宰執奏事則御延和武舉
及軍班授官則御講武試進士及講讀則御緝
熙明堂郊祀稱賀則御端誠朝參自九月十一

至五月十二並御垂拱大祀假忌前假自五月十三至九月初十並御後殿不專一處也南渡後止祥曦朶雲垂拱延和四殿又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晏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耳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取其黃栢所染可用辟蟫雌黃與紙色相類故用以滅字今詔勅用黃紙故私家避不敢用耳

今臧否人曰雌黃本于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下雌黃謂是正書耳今以言臧否乃借用

宋劉跂暇日記載三方可用一曰用常柳五株批開急合爲一取圜直麻縷繫牛矢泥固濟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二曰桼櫝故暗者水晶承日熨之乃見三曰雞豆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久久益佳

溪蠻蔡笑曰蠶事少桑多柘蠒簿小不可繅水可緝爲紬今山東蠶育于野亦以柘多故俱爲紬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曰未死也此老敗壞國家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崇禎庚午余逐虜出口即逮入西曹獄時大司馬梁廷棟病篤人以爲必死矣延醫錢國賓治之不敢投

藥國賓舊友也入獄相慰勞余謂之曰廷棟必不死君急投劑此君傾危反覆殺人多矣虜退之日使其得死則罪不彰非天道也果霍然起明年為御史水佳胤發其姦贓　上欲寘之法也而僅以官帶閒住去余曰廷棟官必起不起則禍不深天不然也果起宣大總督縱虜入焚陵寢被逮服毒死　上仍麗于辟

夷名夷地每以音譌遂以譌字秦時亦幾夷矣

司徒周官六卿之長也張良爲韓司徒而譌曰信都曰申徒豈不可笑

越語范蠡治越父母生丈夫與犬酒三壺女子與豚酒一壺彼此多寡必有取義從無釋之者

諸香多產外國獨沉水香海南黎峒者爲上舶香最下今閩漳所鬻皆舶香也佳者必出廣東黎峒猶枉中華此所以淵雅獨勝於諸香乎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民以鸚鵡爲鮓孔雀爲

脂
捕蚺蛇者數輩頭插花趨赴蛇見花必駐視漸近媇拊其手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力斷其首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力覺邊迅擲傷小木力竭及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肉此可與猩猩相匹一花一酒足爲永鑒也
宋時宜州酋豪或娶數妻皆曰媚娘
宋時好以國姓賜人北虜歸順人儂智高之族

無不賜姓趙可笑也

豫章今古記曰豫章春秋時楚之東境然據天文則吳之分野今往往止占楚亦未必合也

前朝不立法則已立則必奉行　本朝法極詳而慢令甚衆上亦恬不爲怪也卽如僧道無度牒則不敢度雲遊必須本州公驗唐宋歷朝實能行之　本朝則空設此令矣事事如此可駭可嘆

高帝時訓導葉伯巨疏曰今之爲仕者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數年以來誅殺者不細矣而犯者相踵今日之事殆又過之余嘗有送人赴邊詩曰赤几何人非赤老黃旗轉盼卽黃衣憲章文武猗歟盛哉

北魏夏州刺史源子雍因朔方胡反留子守城自出求糧爲胡所擒書勑城中努力固守胡人常以民禮事之爲陳禍福賊遂降受降于被擒

之後古今一奇也

大樹將軍馮異後世多其不伐余以功少則必伐功多或肯無言只史言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入每畧看此句不知位任同而甘于引車避道雖非中庸之事却極難能

三戍叢譚卷之十一 終

三戌叢譚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桑維翰嘗曰凡居宰相有如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此言最快才如維翰方道得出

班固漢武帝故事謂武帝善行遵養術故常壯悅如武帝好道固宜謂拳夫人善素女之術此必天賦矣

元田時秀行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部四試皆中第五官至轉運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鮮于樞謂造物之戲人如此信然

士大夫講養生之術其最快者無如蘇子瞻然止忍氣耳不如晁明遠迥之言曰心氣相依息調心靜神氣配合不死要術顛頂門針也從容錄曰達磨無胎息鉤玄曰非也佛性深密要不

由性命二字知胎息便是以性命爲一致余以悟明遠之言則可信鈎玄之說矣不透此關三教不合不合則一無成

杭州西湖段橋之北有夏后祠鄉人譌以爲夏后娘娘爲婦人裝正如后土娘娘杜十姨之譌士大夫知其非每送署額爲功贊玄圭之類則指爲禹矣然禹特廟食于此嘗疑其無爲考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夏伯起景祐中爲兩浙

轉運使杭州江崖率用新土潮水衝擊不過三
歲輒壞夏乃作石堤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州
人感之慶曆中廟于堤上嘉祐十年贈太常少
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政封安濟公賜祠
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三十年增順濟字後
人譏言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憤抱
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夢于繼修是
江者方得其說堤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之語

也今人云石堤乃錢王所築亦非則此祠卽夏
轉運之祠慶曆紹興累贈加必有靈赫故湖旁
去江上數里亦祠以矦譌作后耳無可疑也
元俞琰席上腐談曰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
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譌
爲幞頭初以包紗爲之復以其軟遂斫相木枉
前襯起名曰軍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
承用至宋乃易以麻織者仍冒以紗又易以漆

紗周武所制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漆四帶兩脚垂前兩脚垂後宋又横兩脚以鐵線張之如此則今百官之冠尚祖閹宦之製焉得不遜讓之乎

宋時道州尚貢侏儒每以遺虜主今不見矣畢中詢幕府燕閒録曰道州侏儒皆感獮猴氣而生獮猴畏竹扇聲富家婦姙娠每寢必命婢以竹扇鞕其腹則猴不敢進貧下家既熟睡無人

鞭腹必夢猴與交矣

省心錄要曰内不溺于妻子者事親必孝外不欺于朋友者事君必忠又曰以待妻子之心事親則無往而不孝以保富貴之心事君則無往而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巳則寡過以恕巳之心恕人則全交眞格言也

孟子每爲人訕議古來殆數十家然未有如宋鄭厚之甚者其言曰春秋書王存周也孔子曰

如有用吾者我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東周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叛之也周德之不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挾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唱桓文之舉則文武成康之業庸可旣乎而軻者徒以口舌求合自謀利祿奈何今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陷之使爲湯武焉此軻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商臣爲父子有不望其

生者如之何而安置諸不救之地哉軻忍人也
辯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愚其行輕其
說如流其應如響豈君子長者之言也其免於
蘇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
也使數子者皆咈其素嬌其習竊仁義兩字以
藉口是一孟軻而已矣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
發塚之人而軻能以詩禮也故孟軻從仁義猶
老錄公之誦法也老錄公誦法賣法者也軻誦

仁義賣仁義者也安得爲仲尼之徒歟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軻生而周絕何世人一視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漢儒曰孔墨

宋曹利用爲樞密在眞宗之世李憲爲將在神宗之世宣和時焉得不眞王媼相乎 本朝柄用中人始 文廟後之鎮守監鎗總監監視自不免矣

世宗時詞臣郭希顏疏有立儲無建帝嚴世蕃

磨改之激　上怒以誅之梁廷棟禍子改塘報亦有所本也

今古事極相類無如裴中立與近日高陽公一事中立河朔功垂成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憚度復當因居中持梗不使有功以中立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恐發其過惡百計止之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功討因而逗遛時日進退皆受羈牽高陽公復遼四百里奴酋遠徙已營巢境

外魏廣微顯結魏忠賢不使有功高陽乘傳請對嚴詔止之又陰示意撫鎭牽制其進敗洩成謀今古一轍如此

蔡京僞鄒浩之章夏竦學石介之字今邏人持六字以出錢謙益詔獄鍛鍊果可信耶　主上聰明睿聖孰啓天聽乎

冢宰耿裕以前宰王恕老蒼頭持秤買油因自念入官至今初不知買油點也甚媿之面牆而

行此二公盛德事今京官無不買油者不知當
時何自得之此小小事典故已不可考
士大夫精醫者古今不乏獨　本朝名臣都御
史吳訥舉醫生起家以醫成名士古來唯樓君
卿以醫成名公卿古來唯吳訥也
秦檜既死鳴鐘急足至永張魏公慶再生然甫
判漢州疏陳邊事秦黨沈該万俟禼湯思退以
狂斥之復安置永州凶人尚有餘焰小人屬陰

似水性濕流染不遽已也

劉裕禦盧循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崖此成擒耳此意殊不可解葢其緊關處在直上如徐道覆焚舟之策人人必死卽王鎮惡沈田子之計也成敗之關在于士心一不一耳

隋達奚長孺擊突厥厥衆寡不敵三日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

焚屍慟哭而去五兵盡而勝虜一快也
楊文貞措世升平老而不肯去謂王振曰老臣當盡瘁死而後已此眞心于國者然終以兒死西市辱頓而卒況悞國社稷無一毫爲國之意而子之惡又百倍楊稷者耶
近世呂孟諧司馬謂秀才時不可有帳簿有則能俗人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則能失人余謂治天下帳簿秀才時卽當有能俗人帳簿治天

下時亦當無

楊文忠廷忠入閣久漫無建白有狂生上書數其過文忠延禮生曰久當不負良意後所自立不負此言然未知伊川責范忠宣數事不言唯謝過而實無一事不力言者此叟爲難測也

于廷益處天順景泰間事全倣楚宋舊案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能與吾國善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人知雖殺

宋君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既釋走之
衛公子目夷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受廷益
之功不特在社稷亦在君矣但古今殊風耳余
嘗謂春秋戰國之中人勝于後世之賢者信乎
漢朱儁不肯受黃巾韓忠之降曰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
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劉基
不肯受方國珍之降余不肯受鄭芝龍之降皆

此意也漢雖末世僞猶得行其意甚竟以此編管余以此竄斥然元寇因之滿天下今流賊亦偏寰中矣徒爲一痛

宋劉豫分三道入寇劉麟率中路兵繇壽春以犯合肥劉猊率東路兵繇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彦率西路兵繇光州以犯六安此中州犯江南必繇之道知此可以設防矣

宋劉子翬論事有曰大船有拍竿有長櫓長兵

歪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寬驚膽墮也其言甚可用今大艦無船竿長櫓水工之出沒若神者又不求募妄謂長江如天塹我不信也又曰戍兵逃亾便謂南兵脆弱終不堪用嘗呼逃者審問其繇皆言非怯懦畏敵亦非勞苦思歸只緣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橫加捶辱

衆情憤憤遂加潰散今當別立統帥不隸它營分屯險要不當虜衝此言亦切當情事又曰管之足國者斂不及民今一錢用度必取於民術至相反也究其弊出於儒臣縉紳恥言財賦國計之權一委強幹之吏況任之不久無因時通變如豪右之家主帑藏者月更歲易豈復有豐饒之理耶此言亦極中今弊但今之縉紳不知耻言財賦而又無生財大道上符聖學剿削之

術曰槩用新而又無強幹之才反不如胥吏耳

吹劍錄載范文正公守饒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詩寄魏公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教移去未曾開年年常有離別恨已托春風幹當來魏公遂以送之此正見二老眞道學若生於腐儒講學之後文正必作許多撇清陰致如近日一宰執之事魏公亦裝多許多方正藥石矣

符人云乙寅辰午申戌屬陽故取鼠虎龍猴狗

俱五指馬則單蹄丑卯巳未酉亥故取牛羊雞猪俱四爪兔兩爪蛇兩舌然不詳何物屬何支之故以易說推之無不合也但易說亦當推明其所以然耳

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之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在西漢爲鄒陽故後人祭坡公文曰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

載宋人何遠春渚紀聞

宋人談撰一書中云雙陸之戲最盛於唐今人多不能者今市井小人多能之其所以復盛者不知有知其詳否

宋時轎子必四人舁之若兩人則謂之肩擧今則曰大轎小轎矣

古人最崇龜今人諱龜謂其縱蛇交而已樂視之也宋人則諱鴨以鴨雄一合則無卵須二三

合始有子又作羹雖甚褻而無氣令人不知矣

囦知此等俗諱亦各有時也

張師正括異志載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身後長子庫部亦卒鬻與茅處士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項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買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爺爲人今鬼矣尚恃貴氣敢爾若我擅居爾第宜追我出爾子不肖不能保有先人敝廬售貨

於我尚敢逐我耶言訖反叱其速出鬼隨遯去
余嘗言茅之見於紀傳者寡然皆錚錚卽此處
士失其名亦卓然也

三成叢譚卷之十二終

三戌叢譚卷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方外志載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呼去入牢山授以修鍊内丹之法明後館于劉毅一日塞其兩楹使毅立阼階上明袒臂中立頓撼支體俯而𡾰者數四忽仰而大呼吐一赤丸其大如橘霞彩四發毅家人婦女皆竊窺之光芒射隙間皆驚明却立復吸而吐之出謂毅曰此

吾十五年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不知所之仙人謂結丹實有形信矣

余嘗論幣法莫善于交子錢引極不善于鈔鈔金元人所爲法常阻滯然不知其所以改法之故曲洧舊聞曰虜本無錢唯金亮首鑄正隆錢絕不多餘一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于河南故倣中國楮幣于汴京置局造之官令爲交鈔擬現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北過河即用

見錢不用鈔元又祖而行之此其變法之故也

考范成大驂鸞錄宋時自蘇過錢塘驛道與今異自姑蘇館百七十至湖州緜德清縣至餘杭至富陽桐廬蓋不唯避行在亦不復經嘉興唯其欲徑至餘杭故此道爲便也

湖州玲瓏山唐杜牧之所遊在宋爲葉夢得之石林去城十餘里今曰姚灣自葉公亾後山鬼揶揄家人不能安室後并洞壑之奇湮於土中

今年崇禎丁丑始爲石工鑿石搜出今潘氏得之至小玲瓏則范成大謂晚出而尤勝在長興縣即今之沈家洞也夢得字少蘊南宋尚書左丞縉雲人隱於我湖之大玲瓏平生好搜石至此山滿志遂卜居之夢得化後山鬼揶揄子孫不能居故知非清福人不能享也其所著玉澗雜書玉澗者亦以志勝也其中三段皆湖中故實不可不標識也一曰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

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自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復析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西至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合于石橋之下合流而出即張浮規所名濛空澤也壬寅癸卯之間冬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竭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東

澗流跨石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過之衆流滲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轟雹激坐語幾不相聞客有嘗至廬山三峽橋者以爲絶似但差小耳明日夜月出復再往風景清潤天無片雲覆流蘘竹交翳月光與竹颷鑠相照射濺流及衣裾不覺至夜分乃歸吾山居來得此殆無幾也又曰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扗森然成林有筀

竹斤竹哺鷄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畧備而筆竹最可食又曰癸卯七月十二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苕霅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公丞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渡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叩門呼葬彥平尚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涼風時至毛髮森動葬居三面臨水爲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入行柳影荷氣

中時聞跳魚撥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逆水而上行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華亭客餉白酒色如潼乳持以飲我旋呼兵吹簫相尾道傍居人亦有閧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人勝事但以流傳爲美誦咏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它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湖有

湖之地此樂非我三人亦不能也以今量之白蘋亭當在館驛河下魚樂亭當在蒲鞋墩今盡爲闤闠矣然城中之勝尚當甲天下也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茲丹山積石臨江笙簫管竹自伶倫嶰谷之後唯此見稱故歷代常給樂府俗呼鼓吹山其竹圓異於衆處此事載丹陽記亦今人所未聞

宋時郵堠上置木牌書令文曰賤避貴少避長

輕避重去避來太宗疑去避來之令問孔文恭終不可得愚意此謂狹路中見有來者且避之耳今棧道尚行此法不然兩人俱不能進退矣今南昌滕王閣位置殊不勝近年解學龍中丞建萬勝閣於其旁殊過之余嘗加雌黃然疑古人不肯草草如此按驂鸞錄云滕王閣其故址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今已非城上則其更置者數矣萬勝閣風景如此未必不暗符古

人也

孫思邈言久食輕身耐老延年者果實中蒲萄藕芰雞頭菜蔬中冬瓜子冬葵子野莧穀米中胡蔴白蘇子青粱米鳥獸中醍醐然七月勿食生芰作蟯蟲冬瓜子久食寒中冬葵子不可生食又不可同鯉魚食野莧不可同蜜酪食胡蔴油微寒利大腸醍醐百鍊乃佳服藥人不可食鹿肉以其解藥性也服食中可以仙者草木唯

天門冬地黃黃精烏蔴栢實松脂茯苓枸杞耳餘皆次也

三尸九蟲實爲二物雖九蟲亦曰三蟲然非三彭也三尸卽三彭無形而靈利人之死爲鬼遊行故庚申日告其過於天此守庚申之說也道成自滅非藥可殺藥可殺之三蟲卽九蟲一曰伏二曰蛇三曰白四曰肉五曰肺六曰胃七曰弱八曰赤九曰蟯淳漆蕪荑榧子之類皆可殺

也去此可服藥耳近有會稽陶太守服藥自尾閭出之壽止八十餘耳但不去則服食無效

志雅堂雜抄載治喉閒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燃點燈次滅煙薰喉閒卽吐惡血而愈耳暴聾用全蝎去毒爲末調下耳閒水聲卽愈瘀可用黃瓜磨之卽消此不可不記也

金人不知生日初與欲倣中華遂分占良時粘罕以正旦悟室以元夕其重午七夕重九中秋

中元下元四月以至十一月旦謂之周正靡不占可發一粲

唐宋科目極多而唐更甚如志烈秋霜科幽素科辭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臨難不顧狥節邦家科長才廣度沉匿下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材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能直言極諫科抱器懷

能科茂材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
經邦國科藻思清華科宜興風化科道侔伊呂
科手筆拔俊超越羣流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
士逸倫屠釣科良才異等科文史兩優科文儒
異等科博學通議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
安邊科高才沉淪草澤自舉科才高未達沉迹
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智謀將帥
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秉道

安貧科諷諫至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丘園科軍謀越衆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科達於教化科清廉守節政術可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入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事理可以從政科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

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律呂相生之法也即爲

納音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遯甲三元之紀也

元人論詩云纔使唐以下字皆不古載珮楚軒客談元戚輔之所著王李以爲千古未發之祕而實元人餘瀋此余所以嘆于活藝甲編耳

永樂天順正德泰昌天啓俱重古僭竊年號故余別著中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今 上以逆璫魏忠賢第爲策勳府以待平遼者竟無其

人令爲中貴主兵署矣然策勳蜀孟僞太子以名其府後知府呂餘慶改爲治所宋黃休復茅亭客話所志當時宰相亦不知其事耳

遊宦紀聞載製麥門法不必湯浸只以銀石銚火上微烙隨手漸剝極易爲力又不爲湯漬去藥味研乳藥末藥入丸法畧研細爲酒或水研頃刻如泥藏鹽酒蟹法每一器十隻以皂夾半挺置其中經歲不壞亦良方便用也

唐鄭谷與黃損僧齊已等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韵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韵者先二後四轆轤韵者雙出雙入進退韵者一進一退後人無遵之唯宋李師送石介謫英州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雄國已寒天爲君王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蓋難寒一韵山還一韵此爲

進退格也唐末又有章碣以八句詩平昃各一韵自號變體如伴岸看算爲一韵先船眠邊爲一韵是也後人皆無祖之者

宋鄒忠公浩作懷恩錄序曰余以元豐五年進士賜第獲綴士版自惟其分未嘗求薦於人然所至薦者輒倍同列旣無德行文學政事之實又無家世朋友氣力之助其取而論之使名聲品秩因以遭遇於時宜必有誤其知者而不可

知也夫惟公心直道爲天子求賢能以輔太平之治固不以此爲私恩然恩之所被自非兼忘天下之人則豈不知所懷哉客謂信陵君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余嘗三復斯言夙夜黽勉思有以稱其萬一又慮歲月浸久或失其詳於是集薦詞而編次之謂之懷恩錄葢非特自懷其恩而已又將使子子孫孫懷之而不忘也懷之而不

忘則見其子孫如見其父祖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藎必如是而後庶幾可以無愧云余以特薦起家荷　恩徵召後此十六七年始開民牧之舉前此乃曠典也且初授副大將軍又從來未有之格後改翰林待詔時荷樞郎之舉皆希有之事薦剡十數非尋常薦舉等也當學忠公此法以傳後世

杜獻公衍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書遂盡其妙

右軍五十書成不足言矣曹孟德袁伯約老而
好學何以過此

蘇子瞻闢杭州西湖葑田非今蕩田之類當時
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
土相着遂浮水面動輒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
施種植人據其上如木筏然可撐以往來嘗北
人宰蘇有投牒訴夜被人竊去田數畝怒以爲
侮已詰問始得當時蔡寬夫云今唯浙西最多

浙東諸郡已少矣今則絕無盜時爲之也至如今之公占水利土壅竹扞又宋人所不敢也

天下事有一定雖暫掩終昭韓昌黎淮西碑歸功裴中立然未嘗沒李愬愬無中立成功亦何容易只以爵名之故與都統韓弘並列此其所以不甘武人因之憤激致有段文昌之作耳然宋政和中陳珦爲蔡州守始覩事見文昌碑卽憤然不平卽日磨去別刻韓文豈能久掩哉

隱居詩話云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砍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斕斑可愛此眞斑竹也苕溪漁隱曰斑竹惟湘有之鮮紫倒暈如此即未嘗每點上有苔錢封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點者但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極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上蘚封之非盡有也今吳下多斑竹然斑不文

卽隱居所言竹有黑點是也廣中者謂之湘如竹甚行于時又有一種名梅綠竹極小而似之湘中斑竹不復行當爲不得通身斑耳

笠澤叢書曰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䰩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之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竆玉溪生官不掛朝藉而死正坐是耳此正所謂吟風弄月亦成罪過古人能咏物情狀亦何

獨此三子耶癡人強解事愚公到底愚此人兼之矣

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宋則唯視職事　本朝署試官舊時視其階今則視所署試矣如主事署郎中員外舊服六品今則五品也然亦漸爲俱非有確然功令也

宋時蠟梅詩蓋以蠟爲之非如今人謂冬梅爲蠟梅也故東坡詩云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